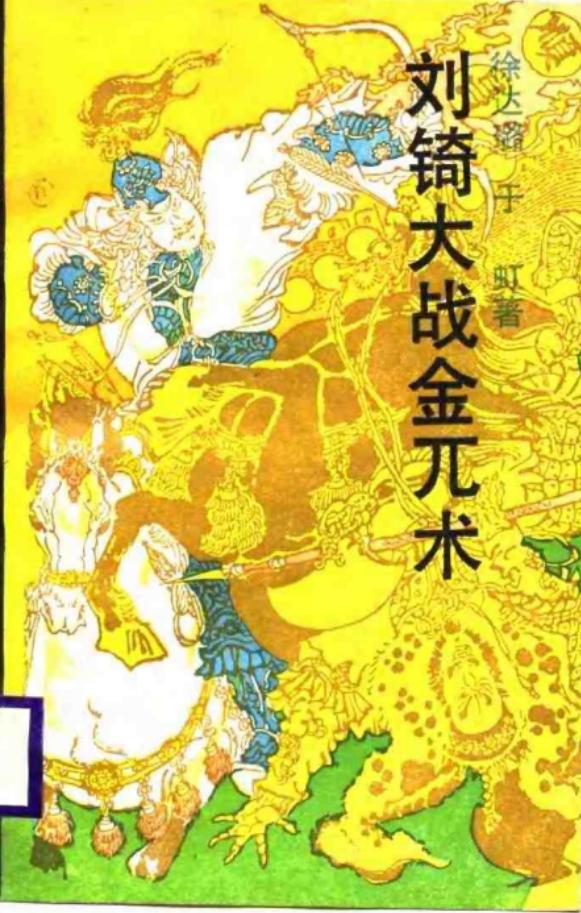


刘锜大战金兀术

徐达瑞于虹著



1247.5
3328

3
绣像绘图传奇小说丛书

刘锜大战金兀术

徐达璐 于 虹著



B 548920

责任编辑 石锦元(特邀) 陈云生

插图、封面 戴敦邦

刘锜大战金兀术 徐达馨 于虹著

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浙江嘉兴印刷厂印刷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9 插页1 字数189000 印数6501~6010

1988年12月第1版 1988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39-0099-5/1·97 定价：2.30 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长篇通俗历史小说。它以南宋初期，中国内部所发生的宋金战争为背景，浓墨重彩地描绘了南宋名将刘锜、知府陈规、义军首领曹诚等和顺昌军民生死与共，协力同心，智挽铁浮屠，巧破拐子马，大战金兀术的壮烈场面。同时也揭露和鞭笞了赵构及秦桧、卖金之流的投降卖国行径。两者相互照应，浑然一体，展现了一幅雄壮而广阔、生动而真实的历史画卷。

刘
备



丁卯夏月劉備畫於赤壁作稿圖上村隱士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ren.com





王珠舟

金足之父

常





①

是役也，锜兵不盈二万，出战仅五千人。金兵数十万营西北，亘十五里……锜以逸待劳，以故辄胜。时洪皓在燕密奏：“顺昌之捷，金人震恐丧魄，燕之重宝珍器，悉徙而北，意欲捐燕以南弃之。”故议者谓是时诸将协心，分路追讨，则兀术可擒，汴京可复；而王师亟还，自失机会，良可惜也。

——《宋史·列传·刘锜》

第一章

临安三月，是个风光旖旎、景色迷人的季节。断桥雪融，湖水涨绿，西湖春来早。天色熹微，高插入云的南北两峰，弥漫缭绕的晓雾渐渐退去，露出了玉削芙蓉般的美姿。在柳色葱翠、花香馥郁的苏堤上，早就有一个个身骑骏马的游客，跃马扬鞭，往来飞驰。红日渐高，游人也渐盛，都人士女，摩肩接踵。水面上画舸兰桡，栉比鳞次，歌吹丝竹之声，不绝于耳。水底红鱼，追花逐影，时浮时沉，煞是活泼可爱。游人尽兴游了一天，还迟迟不肯离去，直到南屏山下净慈寺里，响起了沉郁磅礴、回荡于湖面、群山之中“当”“当”“当”的钟声时，才翘首望那在夕照中伛偻龙钟、形似老僧的雷峰塔，恋恋不舍地返回城去。

黄昏后，城内上百条纵横交错的大街小巷，万家灯火齐上，市面的热闹比白天又是一番景象。一座座烟柳画桥，一处处风帘翠幕，在朦胧的月光下和闪烁的灯辉里，掩映着参差楼

阁，十万人家。那些为了多做生意而连夜营业的珠宝店里，陈列着玲珑剔透的奇珍异宝和妇女首饰，放射着珠光宝气，引逗得那些贵妇人停步勾留，不由得要拣选几件心爱的东西，才肯离去。绸布庄也迟迟不肯关门，各色各样的吴越罗绮，湖广丝绸，五彩缤纷，耀人眼目。一向畅销日本，不常见的道元缎子和大灯金襕，如今也多了起来。澡堂门口，也都挂上了水壶，开始了他们的营业。酒楼茶肆的生意，比白天格外兴旺，不时可以听到阵阵猜拳行令之声。书社和戏场更是人群密集的地方，人们劳碌了一天，也只有这个时候，才可以自由自在地游乐一阵。那些敲着竹梆，卖臭豆腐干和五味汤团的叫卖声，竞争高下，此起彼落。秦楼楚馆和皇宫内院，以及那些王公大臣的高墙大宅内也开始了他们那纸醉金迷、灯红酒绿的糜烂的夜生活。阵阵靡靡的丝竹笙簧，伴着轻柔婉转的歌声，随着香风，夹着酒气，弥漫了整个临安城的上空，使这座偏安一隅的南宋小朝廷都城，笼罩上一层歌舞升平的繁华景象。

可是，就在这一片繁华的外衣下，掩盖着多少人流离失所的悲哀！

靖康之难后，从北方逃来大量流民，他们经过金人铁蹄的蹂躏，有的已家破人亡，只剩下孑然一身；有的是妻离子散，死里逃生；还有些妇女拖儿带女，千里寻夫。他们来到临安，人地生疏，举目无亲。他们有的靠一技一艺之长，过上了温饱生活；有的靠人雇佣，勉强可以糊口度日；还有更多的人，尤其那些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墨客，至今仍然踯躅街头，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流浪生活。每到天晚，只好睡在大户人家的屋檐下过夜。当听到深阁垂帘下传来阵阵笑语时，不禁就忆起家人，当年也曾有过灯边软语、笑涡红透的情景。可是，如今

却流落他乡，衣食无着。听到城头万叠角声，如哀如怨，翘首北望，家山何处？亲人几时团聚？想到寒鸦到黄昏以后，尚有垂杨是它的归宿，可叹乱世百姓，不如飞鸦！一夜寒霜，几乎冻僵，哪里能够合眼？天色微明，又带着满袖青霜，东奔西走，艰难地开始去谋求一天的生计。

近来几日，一向热闹喧阗的临安，好像在起着微妙的变化，人们的脸上呈现出复杂的表情，似乎隐隐罩上了一层阴云。酒楼茶肆，街头巷尾，时见人们交头接耳，窃窃私语，他们都在悄悄地议论着一件关系到国家和自己命运的大事：金邦要归还失地，宋、金和约已经谈妥，金使郎将来临安履行签字仪式。

这个消息，对于北来的流亡者，无疑带来了新的希望。他们自从渡江以来，就日日夜夜盼望着王师北伐，收复失地，早日还乡和散失的亲人团聚，全家过安居乐业，哪怕是贫苦的生活。可是，这些美好的愿望一次又一次地落空了，幻灭了。他们对当今的所谓恢复大计，抗击入侵者的决心和能力，渐渐产生了怀疑，乃至失去了信任。目前，他们所唯一剩下的指望，就是宋、金停止这场纷繁的战端，早日达成和约，归还失地，从此结束这种度日如年的流离生涯。

可是，有些人对此事却不敢盲目乐观，他们深知豺狼成性的金邦统治者，决不会轻易吐出到嘴的美食，南宋小朝廷不知道要答应多少昂贵的代价和屈辱的条件！只是，眼下这些尚属绝密，下层百姓无从得知罢了。

二

万松八盘岭下，高宗赵构大内的各宫室都是灯火辉煌，远远看去如一片繁星。阵阵悦耳的歌声，隐隐传来。各宫室内焚起了椒兰，烟斜雾横，香气氤氲。

赵构约定秦桧、王伦在今晚入宫陛见，最后定下与金议和的事。此刻，他正在睿思殿内独自徘徊、沉思……

今天早朝回来后，他按照祖宗燕闲时不用裹巾的惯例，换上道冠和淡黄色丝绵便袍，消闲地捧了御炙和米粟，先到院中去喂了白鸽，接着又到回廊下去喂鹦鹉。

养鸟、骑射、书法是他平生三癖，而以养鸟尤甚。他在少时就养着那对白鸽，爱如掌上珍宝，后来虽然东逃西窜，但始终都带着它。在临安定都后，除了自己在这座八盘岭下，仿照汴京旧宫的规模、式样、名称，建造了这座大内外，还特地命工匠为这对白鸽也构造了一座碧瓦飞檐、小巧玲珑的官室给它们居住。并且，每天亲自放飞，连三餐也都是亲手喂食，赵构称之为“难友”。白鸽脚上系有响铃，飞起来“叮铃”有声，只要赵构打声唿哨，二白鸽即如飞箭一般坠入他的掌中。久而久之，都人皆知道他性好养鸟，曾经有人写了一首诗讽刺他说：

鹁鸪飞腾绕帝都，
暮收朝放费功夫。
何如养个南飞雁，

沙漠能传二帝书。

有人把这首诗抄给了赵构，他看后坦然一笑，说：“朕之白鸽亦可传书耳。”

这对鹦鹉原来是刘锜夫人所饲养。一次赵构和吴妃到刘锜府中去习骑射，鹦鹉一见赵构，便拍翅跳跃，口吐人言：“皇上安否？”“皇上安否？”赵构本来就爱鸟如命，此时见鹦鹉如此善体人意，连声问安，心中十分欢喜，回头对刘锜说：“真是可人儿也。”刘锜见赵构喜爱鹦鹉，就把它送给了赵构。

赵构得了鹦鹉，十分高兴。他亲手捧了御炙煎饼，来到鹦鹉架前，就见鹦鹉拍着翅膀，连连问道：“二圣还否？”“二圣还否？”赵构听了不觉一愣，暗皱眉头，怎么这禽兽又改了口？于是，心里便觉不快，草草喂了便走。

以后，每天见面，鹦鹉都要连声追问“二圣还否？”“二圣还否？”这天，恰巧从北国传来徽宗驾崩的讣报，赵构为父亲蒙尘，死在异邦，终究不无悲愤，于是，他冲着鹦鹉说：“上皇崩矣。”鹦鹉听了，顿时拍打着翅膀，悲鸣不已，再也不肯吃食，赵构好不容易才把它哄好。

今天，赵构喂了鹦鹉，正在一句一句地教它念孟浩然的《春眠》诗，忽然，内侍刘四过来呈上一个奏折，他打开一看，原来是秦桧向他禀报金邦的两名“江南诏谕使”张通古和璫哲，在宋朝大金通问使王伦与何蘋的陪同下，今天将抵达临安。赵构看完，喜形于色，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多年来为之奋斗的议和愿望即将实现了，他暗暗地感到一阵高兴。从此，他可以不再担惊受怕，东逃西窜，稳稳当当偏

安江南，做一辈子快活皇帝了。

靖康之难以后，赵构即位，建都南京（今河南商丘）。主战派奋发蹈厉，指望这位新君能担负起中兴大任，恢复宋室，迎还二圣。而这位新皇帝也自命为中兴之主，欲效光武兴汉的故事，起用了主战派人物李纲为相。但是，几乎与此同时，却又出人意外地把由于劣迹昭著而被迫离位的投降派大臣黄潜善和汪伯彦召回朝廷，委以重任。这两个人物东山再起后，便故伎重演，不断地在高宗耳边灌输不抵抗的思想，使李纲动则掣肘，恢复大计荆棘丛生。

正当天下兵马副元帅、东京留守宗泽积极经营被金兵洗劫一空的汴京，准备渡河北伐之时，高宗却在黄潜善、汪伯彦两人的怂恿下，逃往相州。李纲由于竭力反对，竟被撤职。宗泽听到这个消息，又气又恼，背上生了一个毒疮，一病不起。临终前断断续续地念着杜甫“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诗句，三呼“渡河”，含恨而终。

不久，宗弼又一次领兵南侵，高宗从相州逃往临安。这年夏天，宗弼占领建康，高宗闻讯，又从临安逃往越州，再从越州逃到明州，宗弼紧追不放，他只得乘船过海，奔到温州。

宗弼南侵，见屋就烧，见人就杀，抢劫掳掠，无所不为，激起人民更加激烈的反抗，可谓遍地烽火，处处狼烟。不可一世的宗弼被这种局面吓怕了，便仓皇北撤。不料，在经过镇江时，被韩世忠夫妇困在黄天荡里四十八天，几乎不得还乡。宋军本可乘胜击进，收复失地。但投降派占了上风的南宋朝廷，已被金兵追得丧魂落魄，吓破了胆子，竟采纳了秦桧议和的决策，并由他全权主持这件事。

可是，这样做又招致了主战派人物的激烈反对，这使高宗

赵构大伤脑筋。近年来，他的灵魂一直不得安宁，尽管用迎还二圣作借口，但是，也难以堵住那些主战派人物之口。

去年正月，出使金邦的使者何蘋，带回徽宗和宁德太后已于两年前告崩的讣报。当时，高宗曾经嚎啕大哭，悲恸不已，命人草诏，告谕文武百官，挂孝三日，举行了隆重的丧礼。今年又传来他原配夫人邢氏，在北国因不堪凌辱而自缢身死的噩耗，更加痛心欲碎。这些更给他一个与金议和的充分理由：就是除了要求金邦归还失地外，还急切需要迎回三口棺柩。

于是，他就由秦桧推举了一个当年汴京城里的因能言善辩而升官的狭邪小人王伦为大金通问使，和副使何蘋到金邦去谈判。可是，金邦统治者却故意刁难，提的条件逐步升级，一次比一次苛刻，双方几经讨价还价，这次才初步秘密达成协议。

赵构感到有些沉闷，便信步来到院中，他抬头望了望被满城灯火映红的夜空，万松八盘岭那高大模糊的身影犹依稀可辨。不时从峰巅传来几下古寺钟声，还可见到几点闪烁的灯光，远远看去，犹如一幅山水水墨烟雨图。他觉得临安环山为市，滨曲江，抱明湖，为东南形胜，真是帝王之都。故都汴京与她比起来，一个是历尽沧桑磨难的迟暮美人，一个则是聪明美丽，充满青春活力的妙龄少女。而后者，更使他痴迷、陶醉……

这里群山环抱，层峦叠翠，有可供朝夕欣赏的山色风光；这里有万顷琉璃、皎洁清莹、倒写天容的西湖绿水。早春，他曾与吴妃从听到三竺钟声、晓月初坠，就骑马到苏堤去欣赏过六桥柳色；仲夏，那清香四溢的曲院荷风曾使他心旷神怡，流连忘返；中秋之夕，百姓们家家争放“一点红”羊皮小灯数十万盏，浮满湖面，灿如繁星，曾使他赞赏不已；尤其是八月十八